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外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干令外晉紀惣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雀說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言

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

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

焉能致此位乎向曰公孫弘收豕海上徵賢良對策擢第

拜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

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

時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

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

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

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

在遠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見主父而歎息賈服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

人不能及也蒲輪徵隱之車枚生枚乘也主父偃上書闕

下引見歎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

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

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

下朝秦暮召入見謂曰群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牧弘羊擢於賈豎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

侍中善曰漢書曰衛青奮於奴僕曰碑出於降虜衛青

桑弘羊善曰漢書曰衛青奮於奴僕曰碑出於降虜衛青

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

起於奴僕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曰碑本匈奴奴休屠王

太子降漢沒入宮輸黃門養馬肥上拜為馬監衛媼通

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

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曰碑

本匈奴奴休屠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

碑以父不降沒入宮輸黃門斯亦曩時拔築飯牛之明已

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



銑曰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殷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爲相  
相筭威飯牛於齊門栢公見而用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  
之明已辭也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  
諸野得諸傳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  
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爲侍御篤行則  
石建石慶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此二子皆以孝謹  
慶皆以剛行孝質直則汲黯卜式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  
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善曰汲黯已見推賢  
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  
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定令  
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  
則趙禹張湯銑曰二人共定諸律令善曰漢書曰張湯  
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

黎人至中大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善曰楚辭曰突梯  
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  
不通經術談笑類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濟曰應對謂抗答  
俳倡以故得嫁驪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君上善曰漢書

日嚴助爲中大夫與歷數則唐都落下閎良曰漢令此二  
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閎人脩太初歷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上唐都邑郡落下閎與焉益  
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

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侍郎詔太史更作太  
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

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濟曰李延年善歌新聲爲  
律都尉運籌則心計也善

日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奉使則張  
爲協律都尉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爲侍中

騫蘇武節也善曰張騫使西域蘇武使匈奴並著誠將帥則衛  
騫蘇武節也善曰張騫使西域蘇武使匈奴並著誠將帥則衛

青霍去病也善曰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則  
青霍去病也善曰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

濟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鈞弋子君行問公之事光讓曰磾曰

磾曰臣不如光遂並受遺詔輔少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問

公之事光讓曰磾曰磾亦曰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

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

盡也典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繼脩大業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

公謀父曰時序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御書數也招引選其德纂修其緒

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六藝六而蕭望之梁丘賀經也漢書武帝詔曰案吏民茂才異等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銑曰蕭望之脩齊書梁丘賀善

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成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數極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

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詠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

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莊孟公羊春秋有顏嚴子學

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劉向曰王褒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

年濟曰張安世為車騎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並有名稱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

見西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征賦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王成為膠東相龔遂為渤海太守鄭弘

為淮陽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尹翁歸為東海相趙廣漢為京兆尹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張敞

為京兆尹言此數公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

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宜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

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險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令外銑曰何法盛書云于寶字令外新蔡紀論者論華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大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外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宜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待謝序

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之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殄馳高誘曰代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尚書大傳曰文質而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聖而不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太矣成而弗有鴻黃世及以壹善本作民也鴻黃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壹善本作民也鴻黃帝也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此以一入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殘殺以順大名善曰謝靈運



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  
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  
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善高祖爭伐定功業  
日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善曰漢高  
也濟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善曰漢高  
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祖二祖之神武遇際會  
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  
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善本有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  
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古者敬其事  
也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  
命善本命上以如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翰曰古者謂堯  
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  
也善曰尚書曰日月王元曰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  
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  
位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孤突歎曰時事之微也故敬其事豈人事乎其天意乎統  
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言終始不同豈惟  
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一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  
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號曰雄才

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  
繁任文學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

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良

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遂服輿

軫驅馳三世翁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

掾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王位性深阻有如城

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宣

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

采取拔擢也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

**小大畢力**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

**其事**濟曰鄧艾為典農宣王見而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

泰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二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善曰魏志曰鄧

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宣王為掾遷尚書郎鄧艾字士義陽人也宣王為掾遷尚書郎鄧艾字士義陽人也宣王為掾遷尚書郎

刺史裴潛以州宣為從事司馬宜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

**故能西擒**善本不從才

**孟達東舉公孫淵**

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公孫淵為遼東太守並據兵反俱是宣

王討而平之擒執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守太

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宜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內夷曹爽外**

**襲王陵**日甚宜王奏廢之後有反狀夷三族太尉王陵謀

立楚士彪宜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面縛而降善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

奏事求寧宮廢爽兄弟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旦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神

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略獨斷征伐四克**武相相征伐四克四克謂克於四方

善曰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也

**維御群后大權在已**

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亮蜀將也



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宜王能拒之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

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世宗景帝也宜王薨以撫軍太將軍輔政太祖文帝

也世宗薨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

將軍輔政久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

文善本序世宗承基太祖玄豐亂內欽誕冠外統曰玄夏

繼業在軍旅屢動文上為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吳誤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

豐作亂景帝誅殺之夷三族欽文欽誕諸葛誕此二君俱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

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恩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放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

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潛謀雖密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

而在幾必兆也幾微兆見也淮南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默

異圖用融前烈濟曰惟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

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良曰

遣將推轂而送鐘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

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三關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電掃劉禪入臣翰曰三關謂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也

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此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

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觀詣壘門范曄後漢書天符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善本作 人事於是信矣 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謂祭器之物 善曰干寶晉紀曰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名器崇於周公權制

嚴於伊尹 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

亦如周公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善曰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位

之位 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 正位居體重言

慎法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

重言重行言重則有德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曰周易曰山附

安宅毛詩序曰儉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子

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 故民詠惟新四海懷勸矣

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

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 善曰毛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人人忘 聿脩祖宗之

志思輯戰國之苦 向曰聿脩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

爾祖聿脩厥德 腹心不同公卿異議 善曰腹心謂近臣也

伐吳便荀勗賈納 善本納上 羊祜之策以善 善本善上 為

衆之所善 善曰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

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

納之而未宜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

從之不可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非字 羣議而杖王杜之

決 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

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特運宜征

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



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祐之謀重汎舟三峽介馬桂陽銑曰以潘預之史乃發詔諸方大舉

山名桂陽郡名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侯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

時江湖善本作來同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

寶晉組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其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

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餘糧曰

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七十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民相遇如善本如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言也下無其親不獨子其子

窮人謂百姓盡富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作之

一時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更平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武皇既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姓可知言喻遠也

崩山陵未乾揚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

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黜為庶人母為惠帝母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

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若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

以二公楚王之變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太傅孟觀譖

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使

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瑋付廷尉伏誅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官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

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

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宜詔兇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

伯李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郤如

關伯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師尹無

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

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

仆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誅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

令繆播云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善曰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民不見德唯

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朝為伊周夕

為桀跖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

大駭矣下有盜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勢利於是輕薄

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銑曰成者為善

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

紀謂十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



投如夜蟲之赴火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  
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  
氏傳季孫盟藏氏曰無或如藏孫紇于國之紀呂氏春秋  
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  
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綱**善本作解紐  
賢讓能庶官乃和**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  
**無結草之固**良曰迭更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言亂人  
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攔關人  
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  
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攔關人**李辰石永傾之於荆楊**翰曰李辰  
以亢壯固固驥而顛仆**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  
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為亂  
善曰干寶晉惠紀曰

因之誑耀百姓以山郡民立沈為主石**劉淵王彌撓之於**  
冰應之石永略揚州楊州刺史獮峻降**青冀**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  
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二十餘年**  
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向曰河洛之  
劉粲所破化成立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為  
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  
云山陵無所**善曰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  
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  
城下天子蒙**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  
**之政多也**濟曰失權為權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  
也言晉二立於此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  
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  
下則望莫有苟且之意

誰能救之

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

於貪弊將若之何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

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

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

尉宮也散吏謂無所主謂也善曰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都尉

蓋皆弓馬之士

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

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

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

寇賊也烏合之眾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善曰曹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

向曰未農器也裳衣

戈裂衣裳為旗幡皆非戰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善今無芥字如吳蜀之勢也

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

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

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

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晏竟陵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后

可勝數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

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善曰孫盛晉

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

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

銑曰大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



生六韜曰利害相於善本作原未嘗

臻猶循環之無端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原未嘗

靜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善曰周禮曰以防止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

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

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良曰言智王

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人已不自主利者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

大患則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翰曰

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主取

人以自養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

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

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德曰感而應之謂聖

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德之王而人歸之也

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

皆相感也善曰毛詩曰鸛鳴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順乎天而享其

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然後設禮文以治

之斷刑罰以威之人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

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謹好惡以示之審

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良曰諭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善

言曰朱雋宣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

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

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

心然後人知向正道矣方道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

爾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善曰鶚冠子所謂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人者思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勸懲君子所能家語廉恥篤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於家閭邪僻銷於宵懷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宵懷詎曰惰慢邪僻之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傷義也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而子曰志士仁人無求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曰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曰干犯也紀綱也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響應而亂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根深廣又不夫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

厚則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

德典刑以維持之也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昔

主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善曰左氏傳韓

厥曰三伐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

哲以免也毛詩曰雖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濟曰吳公

於延陵季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

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

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善曰左氏傳曰吳

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

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姜嫄而天下

善本作

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姓

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

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善曰毛詩



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

教皆於后稷而得中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

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胎家室實是

得其天中者言反其性也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郃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

也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此種黍稷堯改封於郃就其家室變更也

公劉遭狄人之亂去亂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

糒于橐註于囊與關乃棄郃之幽幽戎狄地名大曰橐小

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迫逐不忍關其民裹糧食囊之中

棄其餘陟則在嚙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濟曰陟外也嚙小山也降下也言人

從公劉居者或外山或下原反獲重苦也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嚙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外

嚙復下在原言以至千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

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關也杖策猶拄杖也

曰莊子曰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若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

因杖策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善本作西水滸至于岐下

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滸沮側也謂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幽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

於岐如歸市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亶父幽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

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之一年成

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日言所從者漸多善曰

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每勞來而安集之以仁惠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故其詩

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畝良曰慰安止

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宜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

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

音翰曰王季太王之子也貊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

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載錫之光銘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

惟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咸至

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日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日

敬貌昭明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善曰

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兒也昭明也聿

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

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

也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

睦親也黃耆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疾用黃髮之言以

成福祿善曰而其後妃善本作躬行四教翰曰四教一

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銑曰



女師傳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備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締絡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本有也字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王治

能正理於國家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王治

於家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濟曰詩曰僕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肅肅免置施於中林赴

赴武夫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善曰

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

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免置

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

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善曰毛詩於善本有

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天命未至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

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善曰論語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

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

伐武王曰天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

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眾也

善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

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

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

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向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

未盡善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

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

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

之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始於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德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

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希能安理天下者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

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

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

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

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故其積基樹本經緯

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善本有也字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善本有也字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

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

織以成之也國語祭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

其安人善本作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

度之一致也揆度也善曰文質已見上文安人已今晉

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向曰

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

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微也

以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善曰左氏傳司受遺

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

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良曰齊王芳

明帝崩即皇



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遣歸蕃于齊太甲立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

**明辟** 翰曰齊王廢立高貴卿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于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善曰魏志曰高貴卿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又周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公曰朕復子明辟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 善本作分八百之會也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服如武王興兵而會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諸侯也善曰二祖景文

**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

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

**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 齊曰淫過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

善曰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談者以虛薄為辯而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賤名檢** 善本作儉字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賤名檢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

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華俗

**信** 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狹也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

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進仕者以苟得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為貴而鄙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

苟得祿而已公羊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齊曰望傳曰君子大居正



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  
之器蘭薰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良曰言時

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善曰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  
談也蕭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翰曰杌未詳

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善曰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  
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

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云曰論經禮者謂之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  
若夫文王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善

作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火病矣向曰嗤笑黜辱詬恥也言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共

笑辱輕之如灰塵取之以為病者善曰尚書曰文王日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風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由是毀譽亂於善

惡之實情愿奔於貨欲善本從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善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愿邪也欲貪

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而秉鈞當軸之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善曰毛詩曰

士身兼官以十數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國之鈞四方是維恒寬鹽鐵論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日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事之失十恒八九也善本無也字翰曰要善也言大任微之事多失也善曰漢書解故曰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善曰崇讓論曰非勢家之



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善本有士字向曰悠

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

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

者奔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賢人也善曰孫卿子曰天

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良曰劉

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寔字子

真疾時貪競著崇讓論而時君不能省察善曰千寶晉

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

陽秋曰劉寔字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尚書作九班之制

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善曰王隱晉書曰長

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虞數直筆而不能糾糾曰傳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

陽秋曰司隸校尉傳咸勁直正厲果於其婦女莊擲織紵

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

金皆取成於婢僕僕而為之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

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未掌知女工絲枲胥之業中饋酒

擲織紵見下句

食之事也齊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

日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周易

日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儀酒食是議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

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良曰

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夫父曰

舅夫母曰姑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媵亦妾類黷亂上下

謂不恭也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

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

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

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尚書說命曰父兄不弗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

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大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善曰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銑曰鑿契築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乘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善本無也字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千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若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爭善本作事字而見師尹之多僻良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何以在後純曰有小人市井事不了故後也

俗傳純祖先為五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善曰千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何以在後純曰有小人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考平吳之功而善本無知將帥之不讓翰曰考校戲荅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善曰千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長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北貝錦

**有釁**銑曰悟覺也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戎狄疆廣歷世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善曰千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焉翊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向曰傳玄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向曰傳玄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相靈也曰朕克已為理方之



相靈賣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干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章也傳咸奏若也

日臣以貨賂流行良且深絕魯褒又作錢神論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善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部大鼎于宋藏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平王

之聘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我乎吳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入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疏云享國家之事可為痛哭者一也善曰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體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痛也漢書賈誼上疏又況我惠帝以放蕩善本作蕩之德臨之哉向曰晉室體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善曰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濟曰賈后惠帝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姤忌嬖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



一婦人也。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人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懷帝承亂，善本有得位，爵於疆臣。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晉東也，疆臣，謂東海王越也。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許昌。安也，言徙，則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善曰：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去，謂去晉室也。雅謂有威之稱。善曰：孟子曰：五伯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望氣者又云：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大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人也。豫章郡名。善曰：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

有天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

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

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之武帝

子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都王并屯騎校尉

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

兵校尉齊王固驕矜士度與戰遂為顯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

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為顯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

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

遙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

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

醜殺賈后帝詔蓋遙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并越心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單立穎為皇太子弟張方廢穎歸藩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并步兵校尉齊王固



相攻固敗縛至上崩又北左右斬之河間王願欲愍而懷太子立成何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下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

日天位艱哉劉向文善本作識云滅亡之後有少而善本朋按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本得下朋按

愍帝蓋秦王之子善本有得位於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

也銖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

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而西以南

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徽曰

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石丞相南陽王督

陝右諸軍事藏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

子或以南陽王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

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向日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

道也建立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善曰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善本作乎字濟曰帝天

哉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或應由人不淳耀之烈未

能弘道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淳耀之烈未

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

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

大命垂集於東晉也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本作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

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銑曰夏殷

以上略其體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

典掌頒布務事也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

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

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

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

記功書過詩曰靜女其嬈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良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

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

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輶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

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輔佐君子求賢審

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善曰白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銑曰皇后主陰政也

人法則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闈房肅雍備六宮佐宜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險詖

善本作險

不行者也

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

善曰毛詩序曰王

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

故康王晚朝關雎

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儆

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

雅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君

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曲

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

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

者齊侯之女宜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

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

雅心見矣至使君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

無章良曰東遷謂平王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

卑之別章別也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從維也周室

微諸侯以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齊侯好內嬖如夫

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喪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

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

而立公子無晉獻升戎女為元妃銑曰晉侯欲以驪姬為

大也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

齊既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

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終於五子作

亂冢嗣構也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

縊也冢長構遇屯難也善曰爰逮戰國風靈愈薄適情

任欲顛倒衣裳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

淫亂失明暗之節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以至破

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論亂嫡妾之禮也



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

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良曰以亂寵愛妄破國

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

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

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

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脩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

與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

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而婦制莫釐理力之切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釐高

祖帷薄不脩孝文在席無辨

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在席卧席也善曰漢書曰高

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惟薄不修

漢書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

在禁中常同坐相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

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在席單席

然而選納

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

數也武帝置婕妤姁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

儀通前八品為十四等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

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

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

前史載之詳矣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及光武中

興斷雕為朴良曰言斷所雕鏤却為朴素也善曰六宮

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

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

淑哲翰曰算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哲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絲女按采者擇也以

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廷丞相工閱視童女年明

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

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曰令善閫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

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善向使因設外戚

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善曰改正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

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

遺後世豈不美哉善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良曰篤固日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也言明帝

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故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

第五子也恩隆好合遂忘滿蠹自古雖主幼時難善本作

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滿蠹蠹蟲冢宰大唯秦苒名太后

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苒太后襄王母穰侯

秦相魏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苒氏號宣太后

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濟曰仍

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相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

六后皆後漢書曰孝安后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弼帝崩鄧



太后與元騰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閹太后與兄顯  
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  
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瀆亭侯相  
帝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閹皇后立少  
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  
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  
於永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  
安官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  
纓纒紕於囹圄犴之下良曰帟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  
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竇  
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纓  
纒也纒墨索也紕擊也囹圄犴獄名善曰范曄後漢書謝  
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  
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纒紕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連踵傾軛

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

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

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胤商貨繼路

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

不時必見焦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鏡曰陵夷微也淪亡

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詩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

書所嘆略同一揆向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書曰牝

理耳揆聖也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故考

烈善本作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故事異而同居正號

者並列乎善本作篇濟曰行迹謂所行其以恩私追尊非

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



所見係善本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串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終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善本有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

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盡形於雲臺彈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就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善曰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稱曰

其處智勇可謂兼之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也善議者多非光武不以

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

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善曰謝承後漢書序然原夫

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

不兼備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

序如管隰之迭外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通善本通

字矣鏡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勳功也管仲隰朋俱齊相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

兼通也善曰左氏傳孝人披日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傭公有鮑叔牙隰朋以



為輔佐又曰晉菟于被廬命趙襄為卿讓  
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  
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

輕猾之徒向曰翼輔崛起特也鬻販也販繒謂灌嬰也盜狗

陽取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

相又曰樊噲沛人也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

封舞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濟曰連城之賞

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善曰班

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

阿衡左右商王毛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

縲紲信越終見菹醢善本作不其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

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摯

紳道塞賢能蔽壅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勲臣

也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難縲紳朝有世及之私

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漢蕭望之署小

乎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其

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向曰言懷道德委棄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

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其貴其不言也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

直曲之意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雖冠鄧之高勲

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善本無特進

朝請而已良曰冠恂鄧禹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也鴻大



過特進而已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候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光武政平法

明得刑法之中善曰論語子曰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才字情則違廢禁典向曰喪傷橈曲也言於公法典憲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善本作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眾意不滿中半並列其

政之弊則不遠矣善曰言選德秉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秉德並列於朝即趙魏相仍故云

未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

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善曰漢書曰翟方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進為相峻文深詎中傷者尤多

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善本



郭伋亦譏善本作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銑曰

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

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

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

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夫崇朝廷欲專在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善同銑注

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

其然乎向曰言崇薄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汲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善曰班固漢

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求平中顯宗追感前此功

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翻卓茂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善曰顯宗

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

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翺字周公扶風人封

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傳合三十二人故依其

善本無次第繫此

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無次云爾濟曰係

其字次第繫此

宦者傳論一首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此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

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善曰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宦人此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翰曰垂象

也皇位則帝座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

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

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閹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

奄人為之取所宜也善曰周禮曰閹人掌寺侍人掌女

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門為中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又云王之

正內者五人濟曰王之正內謂露寢也五人周制之數月

令仲冬命善本無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良曰閹尹閹官也

之者順冬氣也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

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及關

閑外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篇名巷伯官

中閹官也幽王聽北人之讒故有此刺之善同翰注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體非

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善曰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无物以損

其身故人王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

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官所處

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籥有

功於楚晉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善曰左

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

趙衰以壺飧從徑餽而弗食故使原杜預也勃鞞拔也

史記以勃鞞為獲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

管獲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

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景監繆

賢著庸於秦趙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

而趙彊盛是著功也及其弊也豎刀亂齊伊戾禍宋良曰

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刀後桓公卒刀乃殺羣吏立公子無

虧齊大亂宋平公遣奄人伊戾傳太子座無寵太子享楚

客于郊矣因譖太子將為亂太子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日



仍乃襲因也漢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宦者皆假以貂璫之飾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善同翰

注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

銑曰謁者宦人之官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禁豔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

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

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文帝時有趙

言曰官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

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向曰趙談北宮伯子並至於孝武

亦愛李延年濟曰李延年武帝時帝數宴後庭或潜游離

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良同善注善曰漢書曰

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帝遊燕後庭

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忽驟令收發

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益翰曰史游官人為黃門今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其後

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銑曰

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官以為古制若不近刑人由是

與石顯忤後皆遇譖害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

損帝德善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向曰

也他士外人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

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威濟曰永平明帝

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恣國柄有威力於天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

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

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閹官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良曰

憲執權内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奄官而已後憲

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誅之繁惡也大惡則憲也善曰史



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禁邑曰禁中若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

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鄭衆曰

有功遽大長秋封鄴卿侯食邑千五百戶宮卿則大長秋也善同翰注自明帝以後迄乎延

平銑曰迄至也延平安帝妻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善本

資稍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

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鄧后以女主

臨政而萬機勢遠濟曰鄧后和帝母殷眾也善朝臣圖議

無由參斷帷幄稱下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通令所

制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手握王

爵口含天憲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

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朝室手握王爵口非復掖

庭永巷之役善本作閨牖房閭善本作之任也銑曰宦者

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官名

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向

善注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

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

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曲渠

日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

集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

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陽侯又曰順帝諱

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續以五侯合謀梁冀

帝立騰以定策侯費亭侯大長秋受鉞徐璜曰大將軍梁冀尊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宦官單超



代謂之五侯鐵斧也善同濟注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

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閹宦之威皆屏氣而恐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推門聞之莫不屏氣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閹宦之屬自稱同也善同翰注雖時有忠

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

寵善本作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鏡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

滅三族五宗所惡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官闥向曰高冠長劍

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闥官門布滿言多也善曰枚乘免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閑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

其樂不可量也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濟曰李軌曰朱紱也苴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苴裏

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

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名取方士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府

署第館基善本作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

和寶水紉霧縠之積盈羽月珍藏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

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闥人親屬紉縠也縠紗也水者如永之絮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

縣南金簪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士使王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紉巨瓊

日紉之細密如堅冰也嬌善曰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

綺室良曰嬌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闔夫差宿有妃嬪嬪御

焉杜預曰妃嬪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又類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

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縋帝



繡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善曰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劉伶傳曰重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皆剥割氓黎恣極善本作明奢窮挫伎巧柱檻衣以綿錦

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腐善本

腐上有皆字身熏子以自銜達銜曰珉黎燕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

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形體同於閹人以自銜露而求聞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

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向曰弊惡也善

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冠劇緣間搖亂區夏濟曰蠹亦敗也殫盡

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閹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

曰棲劉勰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

曰尚書曰予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善曰考謂挫擊也

則孥戮汝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黨尚書曰下本州考

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常侍對曰鈞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離

善本作惟字被災毒善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善士者逢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善曰桓子新論曰

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寶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

踴怨恟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

極乎向曰寶武女立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謀誅宦官為宦

紹謀誅中官為宦者趙忠所殺戚親囂譁也疑留謂遲留未勘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衰



紹龔行芟夷無餘

齊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惣盡初表紹起義兵誅

董卓斬趙志捕官官無少長悉斬之

善曰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紹雖誅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闔宦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善曰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

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

遂立桓帝是昏弱者

善同翰注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

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

紂暴虐鼎遷於商商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

善本平其然矣向曰言始以闔宦得位亦以闔宦而失國謂曹

操即騰之孫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

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

善本有傳字

論一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

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招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良曰遯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

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豕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又曰不事王侯高

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尚其事

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善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

賴陽之高

良曰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

山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

一也。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或致匪一。謂以下事。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或隱居以求。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然善本有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濟曰：畎畝謂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也。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

特稟耿介之性也。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耻之賓。

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善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

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

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又曰：魯連下

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善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

道，立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價然而蟬蛻統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去塵俗之

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異夫飾

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蠶俗之人異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荀卿有言曰志

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翰同善注善曰荀

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夜

義憤甚矣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以善曰

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

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

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

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相伯辭

於昔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技本塞揚雄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遠也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慕

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

弋者何慕焉宋東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

執增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

亦不懼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

之若不及翰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

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旌帛蒲車之

所徵賁義彼相望於巖中矣統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

望巖中言多也善曰言招上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

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

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

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  
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詎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  
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  
乎即便駕歸連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光武曰嚴光與  
我同學光  
武即位三聘而後至帝車駕既館看光武不起帝撫其腹  
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良久曰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周  
黨隱居澠池光武累徵而至著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  
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王霸建武中到稱名不稱臣  
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竟善同濟注群方咸遂志士懷仁良  
言光武之時羣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善曰郭  
象子曰曰一方得而群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人禮記曰君子斯固所謂舉逸民人字則天下歸  
心者乎論語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善肅宗亦禮  
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鏡曰肅宗章帝也以公車特徵  
鄭均再遷尚書後以疾乞骸骨

任陳舉高鳳直言為將作大匠後託病  
歸隱身漁釣終於家也善同鏡注自後帝德稍衰邪

孽當朝處子耿介羞善本無與卿相等列向曰稍漸也邪

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  
行列也善曰東廣徵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

介而不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濟曰高抗憤怒  
而不迴顧者亦

失其順中之行焉善曰論語子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  
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

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善曰莊子  
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奔逸絕塵而瞠乎後耳  
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

###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韓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  
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利



害是非焉  
善同翰注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銑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靈於萬物漢書曰凡人含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愠恨也

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

王省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向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外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六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每十篇同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

字異良曰虞舜夏禹也觀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

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猛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

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

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銑曰屈原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

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

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得如也過以虛

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

古下引鳥獸其著意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

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

濟曰愈益曰楊雄班固

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

文選卷十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銑曰屈原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

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

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得如也過以虛

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

古下引鳥獸其著意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

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

濟曰愈益曰楊雄班固

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

朝文章之士 異軌同奔 述相師祖 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

善同濟注 異同行於時 善曰禮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

氣固亦多矣 翰曰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

也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銑曰

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

陳王咸蓄盛藻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太祖始

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

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

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甫

乃以情緯物 善本無 以文被質 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斑長於情理之說子建

仲宜以氣質為體 良曰二斑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

理氣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

善本作 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良曰擅專也映照也

源字 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善曰續晉陽

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

詩物見上 文廣雅曰祖法也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已見上 徒但詭變也言祖雖同但以賞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 善同銑注 師不異 律異斑賈體變曹王綽旨星稠繁文綺合 翰曰

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綽繁飾也星稠

綺合前文章秀媚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



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綴  
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宜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

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良曰梁孝王於睢陽城作平

子逸響謂枚舉司馬相如之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遊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善曰史

潤之餘烈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

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作此此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

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

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

也善注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向曰建武愍帝年號

同善注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盛多也善曰答賓戲曰

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莫不寄言上德託

孝經鈞命史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意玄珠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

泚得宗周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

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地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

珠郭象曰此明適麗之辭無聞焉耳善本作爾字翁曰

得真之所由德不為美辭者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

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鏡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

之太原武帝年號也言淑元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後舊

體謝混字叔源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戈藥善屬文

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

混始改之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

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

也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

令也尚書曰 若夫敷維論心商權前藥齊曰權權也權略也言布襟論心商

推前人文藻之妙善曰楚辭曰跪敷工拙之數如有可

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

暢通也善曰文賦曰暨音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翰

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善欲使宮羽相變低昂

節鏡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外背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

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

茂制善本作諷高歷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

善曰言諷諫之者咸以為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

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軍度函谷灞岸子荆零雨

之章正長朔風之句良曰孫楚字子荆零雨之章謂晨風

長朔風句謂朔風動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曾臆之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鏡曰靈均屈原字雖文體

稍精而此秘未覩音韻調適也觀見也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

思慮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潘曰張衡

王蔡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良



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土不  
然謂不如此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 恩倖傳論一首

翰曰因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外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 沈休文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

小人銖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屠釣卑事也極築賤役也

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傳說代

胥靡刑人板築於傳嚴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務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

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非論公侯之世鼎食

之資濟曰世貴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明揚善本作敷

字幽仄唯才是與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

孫也善曰尚書逮乎善本作于字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

曰明明敷仄陋

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建曰

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有名

於京師牛鑿乃鑿療牛疾之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獲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

董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致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

京旦仕善本作士字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師旦仕善本作士字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珥插也貂侍中之服  
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 善曰左太冲詠史記曰  
金張藉舊業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

門侍郎執戟殿下

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駢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善曰應劭漢書表奏皆掌

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即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氏以為同候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都賒本

作郡

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逐

才而用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非

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善曰二塗謂士

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迫也

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

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

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

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

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

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郡正魏置之以選人

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曰州置州都而惣其義

而舉世人才外降蓋

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

駕御也

善曰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

隨事俯仰

濟曰言州郡都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



下也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

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濟曰劉毅上疏論九品之弊曰

也此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

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善曰言衣冠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良曰訛偽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

之族皆居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

二品之中善曰衣冠以

外皆同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僕

下科臣臺臺臣隸皆人賤品也參差不齊貌魏晉以來以貴役

賤士庶之科較學然有辨銑曰較明辨別也善曰太夫

人君南面九重奧鳥絕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與深絕

思君兮君之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閭之任宜有司存日

門以九重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

司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

色則易親孝建宋孝武年號泰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

明帝年號也運用也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

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翰曰宋武帝明

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置故寄於近

貴賤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

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銑曰言

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

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善曰莊子曰車軌結平千



貴狐藉虎威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

敢拙之是憑社以貴也焚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

我長諸百獸今予食我是遠天帝若不信我我為子先行

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以為畏狐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善曰晏子

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

若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

下未之或寤善本作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善曰嫌疑專擅

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善曰左氏傳曰襄

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

王叔之相也鈇鉞瘡痍搆於牀第側之曲良曰鈇鉞鉞斧

成瑕疵也第簣也言倖臣搆於宮典牀簣之間使公卿

伏鈇鉞於外也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趙

孟曰牀第之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翰曰言有趨附與

言不踰國

之榮也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南金北毳來悉方輶徂

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素縑丹珀善本作至皆兼兩音亮鏡曰金荆楊所貢故

北毳也縑丹也縑繒也珀琥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

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善曰北毳縑貂之屬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向曰漢有許皇

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

然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善同向注權倖之徒捐涉

經盛衰法未嘗不關於盛衰善曰聖人之權倖之徒捐涉

憚丁宗戚良曰言諸王親屬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搆

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子小反翰曰幼

言佞倖之臣搆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被戮

而至絕滅剿絕也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孔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安國曰剿截絕謂滅之也



夙傾寶由於此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實從倭倖而起善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倭倖傳今

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倭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挾主行威傾

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作叙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德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日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翰

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尅曰武項岱曰聽於無聞

日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尅定禍亂關土片疆

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

楚銑曰綱謂綱紀也言秦人無綱紀楚謂陳涉也謂陳涉反而秦不能誅之是綱漏也高祖因之而起也項岱曰

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敗言人耳綱以爰茲發迹斷蛇喻綱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

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向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

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粵于蹈秦郊嬰來

稽首濟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王子嬰也革命創制三章是

紀長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

命順乎天應乎人應天順民五星合善本作畧翰曰高祖西入關而應乎人

井秦分是應天也畧善本同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銑曰項氏項羽也畔換反易也

言羽初與高祖約先入關者王關中後羽反易背約黜高祖於巴漢之地善曰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西土宅

心戰士憤怨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

曰過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宅厥心乘釁善本作而運席卷

三秦濟曰釁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

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左氏傳士

散帶卷各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又

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善曰禮

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銑曰韓信英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銑曰韓信英

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

用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之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之

貌善曰恭行口見上文毛詩曰赫赫

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皇皇華色盛威儀之盛如珪如

璋良曰珪璋玉名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闔闔恣趙朝

政在王善曰闔闔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

舅侍中甘陽平侯王鳳炎炎燎火亦善本作允不陽銑曰

為大將軍領尚書事光字

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敵飛鸞外委王

鳳信不得陽明陽明也項岱曰允信也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向曰隸賤徒侶也韓信本家貧常壽

相者謂之曰當刑而王及壯被黥布欣然曰越亦苟善本



字盜丙尹江湖濟曰彭越歷鉅野澤中苟且為盜吳芮秦時為鄱陽令甚得江湖間人心尹正也

善同濟注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縮自同開

也英布封淮南王款越封梁王善同良注朝鎮我北疆翰曰盧縮與高祖同里而高祖封縮為燕王北疆謂燕也應劭曰開音扞南楚汝沛名里

門曰開善德薄位尊非祚惟殃銑曰祚福也言縮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

也謂與陳豨有友狀亡入匈奴也善曰周易曰德薄而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

克忠信胤嗣乃長向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丙

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善曰漢書曰丙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

國謂兼國而盜也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風

迴三精霧塞良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迴謂振動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

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衆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民狀淫詐神思反

德大善本作世字祖誕命靈貺自甄翰曰言民狀王莽淫詐而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

光武大受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眎交錯

同端鄭玄尚書沈機先善本作生字物深略緯天銑曰沈深機緯注曰甄表也

謀策先於萬物智畧能經緯天地善曰說文尋邑百萬日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貌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沒雲蘇曰劉聖公以光武為偏將軍保昆陽王莽遣

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驅虎豹犀象之屬圍光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

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盛也英威既

振新都自焚

濟曰王莽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言漢兵入宮縱火焚宮室莽避火

轉隨之故云自

度劉庸代紛紜梁趙

良曰度劉殺也庸蜀也謂公孫述也代燕

也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卜者

三河未

澄四關重擾

澄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於武乃遣

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神旌乃顧遽行天討

銑曰旌旗也遽更

守孟津以拒之

金湯失險車書共道

向曰音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

於四方也

靈慶既啟人謀咸贊

濟曰靈神慶福啟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

同軌書同文

靈慶既啟人謀咸贊

咸皆贊助也言人神

子曰今天下車

同軌書同文

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

人基明明廟謀

赴赴雄斷於

烏

赫有命系我隆

善本作漢

之謀

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赴赴武貌於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

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善曰楊雄連珠曰兼聰獨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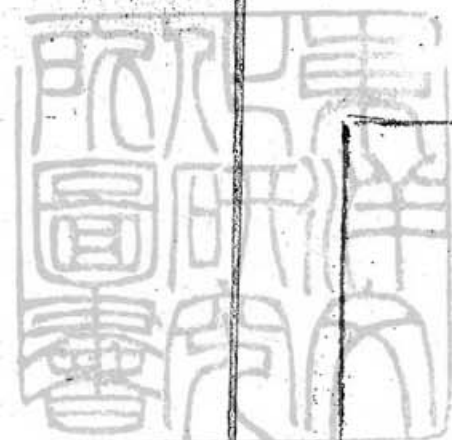
聖士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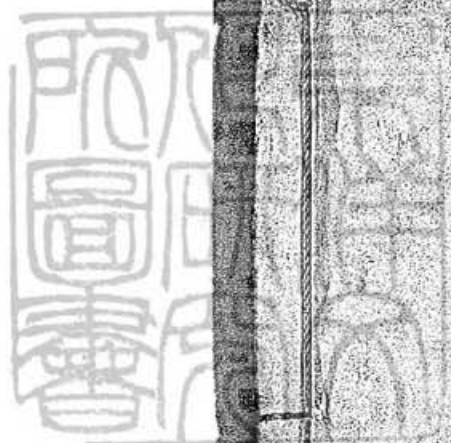
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